

### 锡山区作家协会采风团“走进羊尖”专辑(二)

## 宛山荡情思

丽文



## 刚柔羊尖

梅锦明

羊尖这两个字,细细推敲很有意思。羊,总让人联想到羔羊什么的,有温顺而柔弱之感。尖,一般说来,总与尖厉、尖刺相伴,说白了就是锋利、厉害、强硬。“羊尖”两个字,一个软一个硬,一个弱一个强,一个阴一个阳,反差极强,居然构成一方地名,是不是冥冥之中,对这样一块地方,早就有了一种命运和人文的非常布局?俗话说:名如其人。羊尖,果真像其名称一样独特的精神、气吗?

我的发现是肯定的。

其实,羊尖两个字就是刚柔相济的化身。《易经》告诉我们,天地,天乃阳,地乃阴。羊尖地大物博,在当年无锡县 35 个乡镇的时候,它以近 4 万亩粮田铸就了四大粮仓的第二天粮仓。岁月流逝,羊尖农田依旧,庄稼依旧,田园风光依旧。如果依乡镇区域不变为参照,现如今已经没有哪个乡镇能够超过羊尖的农田。羊尖显然是现时代粮食生产的领头羊,只是现在的农业生产,早已实现了机械化和现代化。羊尖大米,加上精美包装,紧俏沪宁沿线,节假日间成为了馈赠佳品。国庆前夕,我拿到朋友送来的两小袋羊尖大米,如获至宝。夫人烧的新米粥,居然把小孙子养白了,养胖了。不仅羊尖大米绝佳,包裹在田园风光里“阳气”十足的绿羊农庄,水墩上自然村、严家桥古街……更是闻名遐迩,它们早实现了集农业生产、田园生活、乡村体验、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生活模式,弄得城里人纷纷眼红这里世外桃源般的恬静。每到双休、节假日,上海人租上大巴士,一批批像上了瘾似的泡在羊尖的田园风光里不肯走。农村生活,在羊尖创造出了现代人梦寐以求的新意境。

还有宛山和宛山荡,也是刚柔相济最好的注解。三千亩的浩淼河荡,一池碧波,一座青黛宛山如墨般倒影在波光里,为河荡增添了不少的灵气。更有山顶一座江苏省唯一的明代七级石塔,顶天立地,雄风招展。当年宛山脚下的败家子顾大栋,在宛山山顶上建起来这座实心石塔,发誓或告诫别人要像这石塔一样,做个挺直的男子汉。从某种角度讲,他的内心有着敢做敢当的男子汉特质。社会流传“报亲塔”说法,只是一个美好说辞罢了。所以,宛山因为有了这座素雅石塔,不再只是一座土山,而是有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宛山荡也因为有了这座身印青波的石塔,不再只是一个河塘,而是多了一份遐思古往今来的诗意。难怪宛山荡湿地公园刚建成,成群结队的乡下人心旷神怡地在这里休闲、游乐、谈情说爱,成了一方现代净土。

以柔克刚如同一种宿命,恰恰成全了锡剧在羊尖的发源。大清时期,锡剧的雏形就是“东乡小调”。所谓“东乡”,即无锡东僻之处的羊尖、怀仁等地。所谓“小调”,山歌也,吴歌就是其中之一。太平天国前后,有人从“小调”中悟到生活出路,三、二个“小调”能手,操起二胡等乐器,吸收江南民间舞蹈元素,出滩乡间,为老百姓演出一些吉利话或生活故事,以赚钱糊口。不想,滩簧就这样演变而来。滩簧因为贴近百姓,演出生动,流动活跃,在民间逐渐火热起来。但是因为“十只山歌九只情,剩下一只骂朝廷”,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多次以“淫歌”为名查禁滩簧。羊尖严家桥树有“淫歌、滩簧由此起,严禁也必由此起……”的石

碑。还派人到严家桥,捉拿当时名噪在外的袁仁仪等一批滩簧艺人,迫使袁仁仪带上一批弟子逃亡上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无锡滩簧从不幸中进入了大上海。开阔了眼界的袁仁仪等一批锡剧艺人,为扩大无锡滩簧在上海的影响,把京剧等一批优秀剧种的表演元素融入滩簧,诞生了“无锡文戏”,即后来命名的锡剧。1921 年,袁仁仪在上海大世界演出《珍珠塔》,梅兰芳、田汉前往观看,演出结束两人赠言“无锡滩簧在上海有前途”。第二天上海各界报纸纷纷报道,轰动于“十里洋场”。上海 VB 胜利唱片公司为袁仁仪灌制了《珍珠塔·赠塔》、《林子文·陆秀贞探监》唱片。锡剧从此在大上海奠定了一席之地。

锡剧的以柔克刚,还体现在它的唱腔、表演形式和思想性上。吴侬软语,伴上柔和轻快的簧调、大陆调、紫竹调等委婉唱腔,再加男角身穿衫短褂,头戴瓜皮小帽;女角身着短袄长裙,头插绢花,手持方帕,迎合了江南人的文艺审美,让锡剧迷们赏心悦目,嗜剧成瘾。透过形式看本质,剧目大多强化了思想性,崇尚真善美。《如珍珠塔》、《昭君出塞》、《双珠凤》、《庵堂相会》、《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以极强的思想感染力,陶冶了一代代人的情操,影响了一代代人的成长。时至今日,碰上羊尖人,来一段锡剧,能听得你心驰神往。

羊尖性格中的柔中寓刚,注定了唐氏家族在羊尖的发迹。太平天国时期,唐德勋落难,举家逃亡到了羊尖严家桥。虽是落难,但唐德勋心中的创业烈火没有熄灭。他看到严家桥水路交通便捷,班轮可直达江阴、无锡、常熟、苏州,且家家户户常年纺纱织布,机杼声日夜不止,他断定是他东山再起的好地方。生活落定,他就在双板桥旁开设了“春源布庄”,不想生意如日中天。著名学者海笑在他编写的《中国工商界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当时国内花布客商,没有一个不知道无锡东北乡严家桥小镇双板桥有个春源布庄的”。但唐德勋没有就此满足,赚得第一桶金后,他开始了大手笔的投资,先后置地 6000 亩,在永兴河西兴建了唐氏宅院、唐氏宅院、唐氏码头。到唐子良、唐唐山兄弟俩手里,子承父业,相继又创办了“同济典当”、“德仁堂行”、“同兴木行”、“同济棧房”等商舖,名符其实成为东北乡的首富。唐家新老交替,但他们一代代始终如一拥有“柔里寓刚”的性格。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第四代“源”字辈们时,唐家把触角伸进了无锡、上海,兴办起了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九丰面粉厂、润丰油厂、锦丰织厂、庆丰纱厂、丽新纺织印染厂、协新毛纺厂等等,威望名震无锡、上海。抗战胜利后,他们又把事业发展到了香港。现在他们的企业和后代遍布港、澳、台、东南亚、美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成为当今唐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解放前,唐家和荣家、薛家、杨家,以号称无锡四大民族工商业巨头,影响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小小羊尖,这块风水宝地显然有着功不可没的基业效应。难怪,现今的金羊、神羊、绿羊、盾建等企业,也都成了行业中的领头羊。

《淮南子·精神训》说:“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羊尖,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乃至将来,其“形”总是充满在刚与柔的“相成”里。

宛山荡,一直是流动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个梦。6 年前,我足迹踏遍锡山山川河荡,搜寻锡山古迹幽芳,在创刊不久的《新锡山》上做做系列。在众多的风情览胜中,宛山荡是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如锁在深闺的一颗璞玉,含蓄返朴,闪动于我眼前,让我心生感动。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的夏日午后,从锡沪路转入一条年久失修的乡村窄道,我们往南一路颠簸,路到尽头,散漫参差的一个村落横于我们面前。宛山荡在哪?隐约有一股湿湿的略带草味的湖风淡淡地拂过脸颊,感觉荡就在旁边晃着,只是环顾四周,不见水的踪影。一位正在自家屋前场上挥汗翻晒谷物的大妈听说我们要去宛山荡,显出有些激动,多少年来,很少有人专为宛山荡而来,实在它太名不见经传了,她一脸灿然,自告奋勇地指向场前的辽阔处:宛山荡就在那里,我带你们去。

于是我们走向绿色旷野的更深处,路是田埂小道,仅够一人岌岌而行,不时有断路深沟横于眼前,让我的探秘之路充满崎岖,只得顾着脚尖,生怕一不小心掉进泥潭沟渠。走着走着,只觉得两边的野草越来越高,越来越密,感觉像是走到了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地。终于来到一块野草丛生的空阔处,大妈拨开靠南一丛高耸修长的芦苇,霎时,一泓水波清凌凌地忽闪于眼前,眼眉触碰之时,宛山荡给了我惊鸿一瞥。极目眺

望,湖水如一块泛着丝光的硕大锦缎,飘飘渺渺伸向天际,湖中一排渔民捕鱼的木桩很整齐地探出湖面,就像跳跃的渔光曲音符撒落水中。此时岸边一条渔船缓缓驶过来,热情地邀我们上船畅游,大约因为这里太原始,水草岸相连,害怕失足掉入河中,我胆怯地婉拒了船家的好意,终于未能投入宛山荡的怀抱,留下了一丝憾意。随后我们沿着河岸向傍湖而卧的宛山前行,我得以细细端详宛山荡的容颜,眼之所及,宛山荡的湖岸被密密匝匝的芦苇、野草拥着,芦苇四周重重叠叠着村舍、树木,连接这些村舍河湖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乡间小道。难怪,宛山荡常年藏于幽深,似乎是上苍遗落在僻远的一颗珍珠,像尘封的一个记忆,留在历史的时空里。在历史上,宛山荡有着种种人文地理的传说,非常诱人动听。据说原先宛山荡不宽,有条青龙经常到荡里取水,导致浪腾水跃、冲击两岸后荡逐渐变宽阔了。后来又有许多浪漫的、民间的记载,或真实、或是寄予愿望的虚构。只是到了近现代,宛山荡静默了,像一个未经修饰的仙子遗世独立于此,让野性之美、原生态之美泛滥极致到惊悚骇俗、出神入化,迷住了我这双初识的眼睛,化作梦,装点我阅历的素笺。

恍惚之间,我们不觉得来到宛山石塔脚下,上山之路布满荆棘,满目荒凉,石塔脚下,从草遍野,枝柯横交,塔身被树影簇拥,



## 严家桥拾零

过新艳

离开水汽氤氲越横溢的宛山荡,乘车前往严家桥,一路上绿树茂草,田畴篱角,是寻常的江南乡村景色,只是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疑惑。

早就听说严家桥的古朴风韵,但注视车窗外,这里,其实是锡、澄、虞的交界处,远离城市,地处偏僻,行路狭长纵深,似乎藏于锡东乡村腹地,但它,却居然能蜚声四乡?车过牌楼,似乎心中还在惊异着。

站在村口广场,远观羊严河旁古色古香的唐氏百米长廊,漫步亭台石桥边,走过竹林幽径,果然,陈年古镇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种亲切,真是来自内里的。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羊严河的柔波穿过从前的严家桥,北接梁溪,南通虞麓。史载有姓严的盐商在此造桥,一桥贯通东西,于是严家桥全盛皆活,散居两岸的村民,枕河而居,小桥流水,柳丝飘飘,人烟阜盛,生意兴隆,市集喧腾,远近闻名。

严家桥最传奇的,当数唐氏文化了。赫赫有名的无锡六大工商团之一的唐家就诞生于此。无论是唐氏工商业陈列馆,还是唐氏花园,无论是百米长廊,还是唐氏码头,无一不在向我们描述着唐家当年的辉煌和风范。而唐家创业的故事也格外耐人寻味。

唐氏先祖唐德勋号景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唐英年的父亲唐翔千的太曾祖父,被现在的唐氏子孙后辈尊称为景溪公。景溪公是严家桥唐氏的第一代祖先,那么,谦逊和蔼的景溪公在无锡东门和北塘好好地开着布庄,人气正旺,又为何迁来这里?

在老严家桥人的眼中,那故事可真是生动又真切:广西太平军开始进攻南京,战火迅速烧向江南,唐德勋身背黄布包,携妻儿老小一路风尘,穿村过巷,来到无锡严家桥。他独具慧眼,发现严家桥闹中取静,远离战火,是个理想的避风港,羊严河四通八

达,也是图谋发展的活龙宝地,终于在此落脚。严家桥人勤劳能干,几乎户户纺纱,家家织布,也许,是那唧唧不断的机杼声点燃了他的创业灵感?于是,他便在风水极好的双板桥旁开设了“春源布庄”,景溪公善于捕捉商机,经营有方,自然财源滚滚。后来唐家又继续拓展,兴建了唐氏仓厅,囤粮食,开当铺,建码头,终使鱼米之乡严家桥真正兴盛起来,逐渐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著名的米码头、布码头、书码头和医码头,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眼前的严家桥,不觉的石板街道,被鞋底磨得锃亮,二层林立的木板小楼,白壁灰瓦,雕窗木栏,看得出商舖的木门是一块块木门板拼合而成。木板已旧,但仍可遥想古镇当年,河岸街边店铺密集,货船络绎,商贾如云,茶馆书场,灯火通明,红衣青衫,书迷票友,千米古街,步步是景……

唐氏子孙,现大多移居他乡,但人们却依然记得唐家的“富而好施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的许多善举。羊严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三座为唐家所建,1934 年,唐家出资疏浚永兴河,百姓曾欢呼雀跃。唐家还有一个大气的约定:“凡严家桥的公益事业,不论大小,唐姓负担一半。”唐家特别重视教育,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唐家创办丽新织布厂时就创办丽新子弟学校,吸收职工子女上学,即使学校改为严家桥小学,唐家每年仍会捐款支持。“荡漾清流街边过,绵延文脉镇中流。”在人杰地灵的严家桥,你从檐下老人的悠悠闲谈中就能嗅到古镇的书香漫漫。据说,这里聚集了 60 多个姓氏,有 200 多户人家,光近代就涌现了 280 多位高知高职的国家栋梁,是当之无愧的“教授村”。经过街角,那幽深小巷里似依稀回响着景溪公的遗训:“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不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创业者的远见睿智,别样的敦勉之情,泽被后世,总令人深

耸入云端。旁边的宛山寺院气宇昂然,塔寺相映,自有一股灵气氤氲开来。宛山石塔建于明代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 1547 年,系七级六角形实心塔,是江苏省仅存的明代石塔之一。宛山、宛山石塔倒影在宛山荡,在点点涟漪中雀跃出一幅动感的水墨画,宛山荡,就这样积淀着千年的韵味,带着原始的思绪,天然的雕饰流进我记忆的深处。那样的一幅画在记忆里逐渐泛黄,直至有一天,我因一次活动路过宛山荡,忽然被车窗窗外坦露着的大片大片的碧水秀草吸引,“这是宛山荡吗?”我惊喜道。当我的猜想被证实时,心里涌起的是一股莫名的感动,好像与久违的老友重逢,再见时,她已抖落了岁月的风尘,出落得如此优雅、风情,炫目得让我神迷。

终于又在某一个夏日午后,我和同事挎着相机,要去找寻、摄录锡山最美的景致,宛山荡成了我们的首选之地。我又故地重游,此时的宛山荡,褪去了围于她光晕的枝枝杈杈、高树老屋,让她的神韵舒展在蓝天白云、碧水葱绿之间,洁白的湖鸥浅翔,掠过水面,栖于湖中小岛,四周铺展着嫩绿的草坪,道路纵横,平坦坦荡,柳树依依,花木扶疏,附近修旧如旧的大成桥恍然湖面,平添几分古朴的韵味。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沉寂多年的宛山荡的沉沉思绪被激活,扑闪着汪明眸,皓然于锡东大地,为锡东新城增添着灵动的气韵。

深感念。

记得鲁迅笔下的外婆人家鲁镇,小伙伴可以兴高采烈看社戏:“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严家桥的生活或许也与此相像?窗户一开就是个戏台,世间哀乐尽入眼中。穿过唐氏工商陈列室、唐氏百米长廊,叮咚的装修声不绝,锡剧博物馆正在建设中。锡剧发源地就在严家桥,锡剧唱词繁复绵远,轻弹慢唱,婉转好听,是多情江南的写照。记得小时,一村唱滩簧,喜悦方圆十里,怀想经典锡剧《珍珠塔》中,方卿得中状元后,官封七省巡按,乔装打扮重来襄阳,唱曲道情试探姑母,那戏情进退曲折,最后小小的圆满的结局,也让人感觉可爱可亲,笑意顿生。

踩着青石条铺就的石板路,打量街上人家,房门大多紧锁,主人像是外出或迁居了。不知不觉,走到北街居民的陈旧瓦屋,原来,这里竟是无锡工农革命运动领导人严朴早年隐蔽的地方。石驳岸边,错落着众多的河滩,往来船夫的应答声,洗衣女子的棒槌声呢?老街长廊,已不复当年喧嚣,但或许也因此让我们觉察严家桥是个正在顺时转变的小镇。

不由想起《金蔷薇》中的一段话,“每一分钟,每一个在无意中说不出的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想法,人的心脏的每一次觉察不到的搏动,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都是一粒粒金粉。”严家桥就是这样厚重又文雅,漫步在羊尖严家桥,似乎一不留神,就会踩到一个远古故事。

近 800 年的流水岁月,神奇传说环绕着老树一样的江南古镇,无论逝者如斯,它的沧桑古韵,它的水乡风情,她的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气象,将继续吸引八方游客,让人徜徉,使人怀想。